

譯評

評〈阿Q正傳〉中方言雙關的英譯

汪寶榮

原 著：〈阿Q正傳〉

原作者：魯迅

譯本一：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

譯 者：Chi-chen Wang

出版年：1941

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總頁數：xxvi+219 pp.

ISBN：0837159652

譯本二：The true story of Ah Q

譯 者：Hsien-yi Yang and Gladys Yang

出版年：1960

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s Press (Peking)

總頁數：64pp.

ISBN：Not available

譯本三：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譯 者：William A. Lyell

出版年：1990

出版社：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總頁數：xlix+389pp.

ISBN：0824813170

譯本四：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譯 者：Julia Lovell

出版年：2009

出版社：Penguin (London/New York)

總頁數：xlvii+416 pp.

ISBN：9780140455489

雙關是一種借助語音或語義的聯繫，使語句同時關涉兩種事物、獲得雙重意義的修辭手段。雙關並不都是建基於標準語，以方言為材料的雙關在文學作品中相當普遍。「方言雙關」可定義為利用某一方言的語音、語法、語彙創造的雙關。現代大文豪魯迅在他的小說中用了不少紹興方言雙關，惜乎尚未引起學界重視。本文以〈阿Q正傳〉中若干方言諧音雙關為例，借用比利時學者 Delabastita 的雙關翻譯理論，對四種英譯本處理雙關的手法試作評析。

方言是人物塑造的有效手段，很多小說家殫精竭慮表現方言的語音特點 (Cuddon, 1998, p. 218)。魯迅對方言諧音雙關情有獨鍾，他的小說中所見方言雙關多為諧音雙關。聶鴻音 (1987, 頁 271, 277) 建議根據作者口語 (一般指作者的家鄉方言) 判別方言諧音字，該標準無疑也適用於判別方言諧音雙關。以作者口語為方言雙關的判定依據，意味著諳熟作者家鄉方言的人才具有發言權。筆者身為紹興人，且研究魯迅小說有年，自揣有能力識別其中的紹興方言雙關。

無論中外，雙關不可譯論由來已久。雙關究竟能否翻譯呢？國際知名的雙關翻譯研究專家 Delabastita (2004a, p. 605) 認為，雙關確實不易翻譯，但並非不可譯。雙關一般只有一二個詞構成，在這樣一個逼狹的文本空間裏，譯者為形式、意義、語用等相互衝突的制約因素所逼迫，只得作出取舍，決定什麼必須保留，什麼必須割捨 (Delabastita, 1997, p. 11)。「想要保留雙關，只能以大幅度改動雙關或其語境為代價；而想要在語法、辭彙、韻律等其他層面做到與原文最大程度的對等，又只能捨棄雙關」 (Delabastita, 2004b, p. 873)。Delabastita (2004a, p. 604) 歸納出八種常用的雙關翻譯策略：(1) 雙關譯為雙關；(2) 雙關譯為非雙關；(3) 雙關譯為相關辭格；(4) 雙關譯為零：刪去包含雙關的語篇；(5) 照搬原文雙關 (即不譯)；(6) 非雙關譯為雙關：在原文不含雙關的地方創造一個雙關；(7) 零譯為雙關：在譯文中插入包含雙關的語篇；(8) 編輯手段：用腳註解釋雙關或提供另一種譯法。這些譯法可綜合運用，例如，雙關翻

譯受阻（雙關譯為非雙關），用腳註解釋什麼未譯出及原因（編輯手段），插入補償性雙關（非雙關譯為雙關）。

〈阿Q正傳〉中所見方言諧音雙關，大體可分成詞語誤用雙關和諧音人名雙關兩類。

一、詞語誤用雙關

詞語誤用（malapropism）指「碰巧把一個詞誤作另一個發音相近的詞，從而造成幽默」。作家運用詞語誤用，「目的是表現人物的無知或純真」（Henry, 1995, p. 162）。魯迅善於利用方言語音的條件創造詞語誤用雙關。例如：

據阿Q說，[……]然而也偶有大可佩服的地方，即如未莊的鄉下人不過打三十二張的竹牌，只有假洋鬼子能夠又「麻醬」，城裏卻連小烏龜子都又得精熟的。（魯迅，1981，頁508-509）

1981年版《魯迅全集》對「麻醬」作如下註釋：「麻醬」指麻雀牌，俗稱麻將，也是一種賭具。阿Q把「麻將」訛為「麻醬」（魯迅，1981，頁531）¹。該註沒有解釋為何阿Q把「麻將」誤作「麻醬」，也未明示「麻將」/「麻醬」是諧音雙關，且忽略「叉」字。引句的背景是：阿Q在城裏當小偷，「發了財」跑回來，在村人面前抖擻他知道的一點城裏的事情。「麻醬」帶引號既表示是阿Q親口所說，也是作者給讀者的暗示：村人愚蒙閉塞，不知麻將為何物，阿Q雖在城裏見過，但是目不識丁的他把「麻將」誤作了「麻醬」。「麻將」/「麻醬」在普通話中音同，是標準語諧音雙關，然而，動詞「叉」是不該被忽略的。「叉麻醬」（用叉子取芝麻醬）雖然語義上能夠成立，但極少用，讀者會想到普通話表達法「搓麻將」；問題是，如用普通話讀，「叉」（cha）/「搓」（cuo）的聲、韻母不同，不是諧音。其實，在紹興方言中，儘管「叉麻醬」也罕用，但是

「叉」和「搓」完全同音（cuo，去聲），因此「叉麻醬」是一個絕妙的詞語誤用雙關。再看下例：

他寫了一封「黃傘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帶上城，而且托他給自己介紹介紹，去進自由黨。假洋鬼子回來時，向秀才討還了四塊洋錢，秀才便有一塊銀桃子掛在大襟上了；未莊人都驚服，說這是柿油黨的頂子，抵得一個翰林（魯迅，1981，頁 518）

「柿油黨」的註釋是：柿油黨是「自由黨」的諧音，作者在〈華蓋集續編·阿 Q 正傳的成因〉中說：「『柿油黨』……原是『自由黨』，鄉下人不能懂，便訛成他們能懂的『柿油黨』了」（魯迅，1981，頁 531-532）²。該註也有兩個問題：一是沒有解釋為何鄉下人把「自由黨」誤作「柿油黨」；二是雖暗示「柿油黨」是諧音雙關，但未能指出是方言諧音雙關。辛亥革命爆發後，未莊的地主鄉紳紛紛投機革命，上演了「進自由黨」的一齣鬧劇。閉塞愚蒙的村人，連麻將都沒有見過，「革命」、「自由黨」這種新鮮事物，自然聞所未聞。作者通過村人對「自由黨」的訛稱，表達了深刻的命意：辛亥革命沒有觸及農民，他們對革命既隔膜又無知。「自由」/「柿油」在普通話裏讀作 zìyou/shìyou，「自」/「柿」雖韻母相同，但聲母不同，嚴格說來不能算作諧音。我們仍以作者口語為試金石：紹興方言沒有舌尖後音 zh、ch、sh、r，因此「柿油」讀作 sìyou；「自由」不讀 zìyou，而是讀作 sìyou。由此可見，「自由」/「柿油」實為紹興方言諧音雙關。

「叉麻醬」和「柿油黨」既能暗示作品背景（閉塞落後的紹興農村），呈現逼真的人物話語（土俗的紹興話），也能表現人物的身份、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沒有社會地位的愚昧無知的農民），足見方言雙關的特殊文學功能。《魯迅全集》的註釋者很可能不懂紹興方言或不甚重視方言，上述兩條註釋才會如此含糊其辭、語焉不詳。一般認為，有涵義的有意性雙關，譯者須設法保留（Delabastita, 1996, p. 134）。以下選取〈阿 Q 正傳〉

的四種英譯本，即王際真譯本（簡稱「王譯」，1941），楊憲益、戴乃迭合譯本（簡稱「楊譯」，1960），Lyell 譯本（1990）及 Lovell 譯本（2009），對譯者採用的雙關翻譯策略進行評析。

汪寶榮（2008，頁 17-20，74）考察了王、楊、Lyell 的語言背景及參考《魯迅全集》註釋的情形，發現他們都不懂紹興方言；王譯問世早，「受到參考資料匱乏的嚴重制約」，楊譯應該借助了註釋不甚翔實、準確的 1956 年版《魯迅全集》，Lyell 則參考了註釋較完備的 1981 年版。2010 年夏初，筆者在倫敦訪談了英國譯者 Julia Lovell，她當面表示自己不懂紹興方言。Lovell（2009, p. xlv）在〈譯本說明〉（“A note on the translation”）中稱 1981 年版《魯迅全集》是其翻譯底本。Lovell（2009, p. vii）還在〈鳴謝〉（“Acknowledgements”）中說：「先期譯本尤其楊譯和 Lyell 譯本使我獲益良多，這兩個譯本經常幫助我弄清楚原文理解中遇到的含混不清之處」。

表 1 彙總了「叉麻醬」的四種譯文。

表 1 叉麻醬的四種譯文

王 譯 (p.105)	楊 譯 (p.36)	Lyell 譯本 (p.142)	Lovell 譯本 (p.104)
play mahjong	play mah-jong	play Ma John * In the original text, Ah Q hears <i>majiang</i> (the game of mahjong) as two other characters, pronounced the same way but with a completely different meaning.	‘moh-jang’ [sic]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王譯、楊譯把「叉麻醬」譯為 play mahjong，即雙關譯成非雙關：只譯出「叉麻醬」的隱藏義（麻將），犧牲其表層義（麻醬）。由於譯文無註釋，讀者無從知道此處有雙關。Lyell 綜合運用雙關譯為雙關和編輯手段：把「叉麻醬」譯作 play Ma John，即用一個與 mahjong 諧音的杜撰詞，

使其同時關涉「麻醬」和「麻將」，幫助讀者獲得雙重意義。如上所述，這種雙關保留譯法會改變雙關及其語境：play Ma John 不僅改變了「叉麻醬」的意義，而且效果也不同：原文讀者能由「麻醬」想到「麻將」，從而瞭解作者的用意；譯文讀者卻未必能由 play Ma John 想到 mahjong。因此，Lyell 特意加註以明示雙關謎底 mahjong。遺憾的是，Lyell 只註明阿 Q 把「麻將」誤作另外兩個字，沒有指出原由³。

Lovell 也自造了一個與 mahjong 諧音的詞 moh-jang，使其語音能夠關涉「麻醬」和「麻將」。然而，後面插入的 [sic] 很可能抵消 moh-jang 原本可以產生的效果。Sic 意為「原文如此」，常見於學術文章中，表示前面所引文字雖有明顯錯誤或疑問，但引用本身無誤。Lovell 用該文內註，很可能想在譯法方面出奇求新，並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會干預作者意圖，「疑為作者筆誤」這樣一個裁決，會阻擋讀者去推測作者用意⁴。

總之，譯者們處理「叉麻醬」的手法各異：王、楊捨棄雙關，Lyell 努力保留之，Lovell 則無意中替讀者「阻擋」之。王氏之所以捨棄雙關，可能是因為他不知此處有雙關或認為這個雙關無關緊要；楊氏則可能被「『麻醬』即麻雀牌」這條註釋誤導，忽略了作者的文字遊戲意圖。Lyell 試圖保留雙關，說明他由原著註釋推斷出「麻醬」是諧音雙關⁵。Lovell 既參考了原著註釋，也參考了 Lyell 譯本，卻不把「麻醬」當作諧音雙關，甚至懷疑是作者的筆誤。究其原因，Lyell 是魯迅小說研究專家（汪寶榮，2008，頁 40），而 Lovell 不是；Lyell 是細心的學者型譯者，而 Lovell 顯然不及 Lyell 細心⁶。此外，Lovell（2009, p. xlv）自稱：「為提升譯文流暢度，我儘量少用腳註和尾註」；必要的背景知識，「如能不露痕跡地、經濟地插入正文內，我就那樣辦」。這可以解釋為何 Lovell 會插入文內註 [sic]，一個因譯者粗心草率或過於自信犯下的錯誤。

表 2 列出「柿油黨」的四種譯文。

表2 柿油黨的四種譯文

王 譯 (p.118)	楊 譯 (p.52)	Lyell 譯本 (p.157)	Lovell 譯本 (p.115)
Shih Yu Tang (Persimmon Oil Party) * Tzu-yu (freedom), being a new term, is corrupted by the illiterate peasantry into Shih-yu because of the similarity in sound.	Persimmon Oil Party * The Liberty Party was called <i>Tzu Yu Tang</i> . The villagers, not understanding the word Liberty, turned <i>Tzu Yu</i> into <i>Shih Yu</i> , which means persimmon oil.	Persimmon Oil Party * Un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 of “freedom” (<i>zìyóu</i>), the villagers hear the name of the party in question as “persimmon oil” (<i>shíyóu</i>).	Persimmon Oil Party * In Chinese, “freedom”, <i>zìyóu</i> , sounds very much like “persimmon oil”, <i>shíyóu</i> ; an understandable error of hearing, therefore, by the good burgers of Weizhuang.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四種譯文均把「柿油黨」譯為非雙關（譯出表層義），並輔以編輯手段說明「柿油黨」諧「自由黨」。王譯稍顯不同：「柿油黨」音譯為 Shih Yu Tang，另加文內註 Persimmon Oil Party。顯然，雙關譯為非雙關不能保留雙關的效果，訴諸編輯手段則暴露了譯者的無奈。以是否明示溝通意圖（村人不識字及對革命無知）衡量，四種譯本的腳註有高下之分：王譯指出村民目不識丁（illiterate），楊譯、Lyell 譯本點明村人不知「自由」為何物，各自揭示作者意圖的一半。Lovell 譯本只說村人聽錯，未能明示溝通意圖。另一方面，儘管譯者們都視「柿油黨」為諧音雙關，卻不知「柿油黨」是方言諧音雙關，因此只能根據普通話讀音加註。由於 Tzu Yu/Shih Yu（韋氏拼法）、ziyou/shiyou 這兩對詞拼音的首字聲母不同，且第一對詞的韻母也不同，嚴格說來不能算作諧音，譯文效果難免受到影響。

譯者不能識別方言雙關，固然影響譯文品質；即便譯者識別了雙關，也未必就能譯好：除 Lyell 所譯 play Ma John 有獨到之處，四種譯文總體效果不佳。癥結何在？Delabastita 的研究給予我們重要啓示：既然雙關

難纏，譯者就不能死抱「對等」觀念不放；只要更新觀念，認識到雙關翻譯重在保留效果，不在保留形式乃至意義，辦法其實很多。例如，「自由黨」/「柿油黨」這對雙關，前者的意義重要，後者無關大局，可視需要改動⁷。據此，張南峰（2003，頁33）建議：「自由黨」如譯作 Liberal Party，「柿油黨」可譯成 Ribald Party。筆者認為，Ribald（意為「下流的」）和 Liberal 音近，大體能夠保留雙關效果，但為明示作者用意，仍需加文內註（見斜體字）：the *unlettered villagers, innocent of the revolution*, called it the “Ribald Party” *for similarity in sound in their local dialect*。

上述譯法可稱為「詞語誤用譯法」。詞語誤用能夠表現人物的無知，用它翻譯具有相同功能的方言諧音雙關就特別合適。又如，要翻譯「叉麻醬」，只需找一個與 mahjong 諧音、跟語境不合的英文詞，例如 marjoram（一種牛至屬植物，常用作香辛料）。如此，「叉麻醬」可譯作 play marjoram。如覺得溝通意圖還不夠顯豁，可輔之以簡短的文內註。

「視覺方言譯法」是另一種好辦法。視覺方言（eye dialect）指用不規範拼法表示標準拼法所指的發音（Määttä, 2004, p. 320）。詞語誤用雙關多用於表現人物的蒙昧無知，而小說對話中混有若干故意拼錯的英文詞，「足以表明人物的無知及其居住地」（Walpole, 1974, p. 193）。因此，視覺方言也特別適合翻譯表現人物無知的方言雙關。Lovell 所譯 moh-jang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視覺方言詞，可惜被一個 [sic] 糟踐了。又如，「自由黨」如譯為 Freedom Party，「柿油黨」可譯作 Fleedom Party。Fleedom 由故意拼錯 Freedom 得來，與 Freedom 諧音，詞幹 flee 可寓示該黨為逃之夭夭的短命黨⁸。

二、諧音人名雙關

人名雙關（naming/onomastic pun）具有塑造人物形象、暗示人物命運、推動情節發展等重要功能（Manini, 1996, p. 163），一向為文學大家倚重。魯迅喜歡給小說人物取雙關名字，如「藍皮阿五」諧「賴皮」〈明

天〉、「魏連殳」諧「連輸」〈孤獨者〉等。本文討論〈阿Q正傳〉中三個次要人物的名字，即小Don、趙白眼和趙司晨。

小Don在小說中只出現一次，下文略作小D。魯迅（1981，頁530）在1934年寫的〈寄《戲》週刊編者信〉中特意解釋說：「他叫『小同』，大起來，和阿Q一樣」。由此可見，小D雖是配角，但其人名寓意深刻：舊的社會制度不改變，像阿Q這種可憐可笑可悲的人物，絕不會「斷子絕孫」。經作者親自解說，小Don之名的涵義已無須置疑，但學術界對其不合普通話規範的拼法仍爭論不休。例如，有人推測：魯迅把賽凡提斯筆下人物Don Quixote的姓名拆開，Don用於小D，Qui用於阿Q（轉引自秦弓譯，1995，頁159）。丸尾常喜（秦弓譯，1995，頁160）則認為，「同」作Don，可能是分不清前鼻音與後鼻音的吳語發音的拼法。丸尾說對了一半：-n/-ng在紹興方言裏確實混讀，至於另一半，紹興方言讀「同」為dong或don，而不是tong，恐怕是他所不知道的。由此可見，「小Don」實為方言諧音人名雙關。

《紅樓夢》中揭示人物品性、身份的人名諧音雙關多用於次要人物（孔昭琪，2004，頁41），這同樣適用於〈阿Q正傳〉中的兩個配角趙白眼和趙司晨。王爾齡、夏康達（1981，頁249-250）指出，「司晨」、「白眼」分別是雞、犬的別名，寓示他們為「趙府所豢養者也」，「社會地位卻遠低於趙太爺」。然而，魯迅在這兩個人名中寄寓的用意，恐怕還不止於此。紹興方言讀「趙」若zao（上聲，音同「遭」、「糟」），「時」「司」音同，都讀作si（「時」陽平，「司」陰平）⁹。據此可以斷定，「趙白眼」、「趙司晨」是方言諧音人名雙關，分別諧「遭白眼」、「糟時辰」，用於揭示人物品性（「遭」人「白眼」，為人不齒），預示人物命運（「時辰」「糟」透，難充主角）。

《魯迅全集》註釋者顯然未能識別這三個人名雙關，因此給小Don作註時僅限於引用作者的解釋，另外兩個人名則乾脆不註。Bantas（1994，p. 82）認為，「如果譯者想把作者意圖傳達給譯文讀者，就得找到甚至搜

尋人名背後的作者意圖，在識別並充分理解之後，努力把它譯出來。」這個要求並不過分，但很難做到。譯者為自身語言背景、參考資料匱乏等因素所限，往往不能識別方言人名雙關。即便瞭解作者意圖，譯者也未必能夠或願意翻譯人名雙關。表 3 匯總了三個人名的譯名，譯名附註的，則在表格下方列出。

表 3 三個人名的四種譯文

	王 譯	楊 譯	Lyell 譯本	Lovell 譯本
趙白眼	Chao the white-eyed	Zhao Baiyan	Zhao Baiyan	Zhao Baiyan
趙司晨	Chao the watchman	Zhao Sichen	Zhao Sichen	Zhao Sichen
小 Don	little Don*	Young D	Young Don [#]	D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 The name is so spelled in Latin letters in the original (Lu, 1941, p. 99).

[#] In the original text, “Don” is printed in English. In a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atre*, Lu Xun wrote that the Chinese word he had in mind was *tong* (this word, meaning “alike, identical,” sounds something like “don” in Lu Xun’s native dialect). The idea behind this is that when Young Don grows up, he will turn out just like Ah Q (Lu, 1990, p. 133).

從上表可見，譯者們大都不知道三個人名含有雙關，因此都把它們譯為非雙關（音譯人名或譯出其字面義）。唯一的例外是 Lyell 所譯的「小 Don」：譯者用腳註解釋人名涵義及作者用意，還指出它是方言諧音雙關。Lyell 能夠識別這個方言人名雙關，歸功於他的執著探求，原文註釋只為他提供一個線索而已¹⁰。王譯譯出「趙白眼」和「趙司晨」的字面義，以便讀者透過人名瞭解人物的外貌特徵（white-eyed）或職業（watchman）。遺憾的是，watchman（「更夫」）是誤譯（如上分析，「司晨」暗指報曉的公雞），Chao the white-eyed 則不合原意（小說中沒有片言隻字描寫此人的白眼）。另外三種譯本均音譯「趙白眼」和「趙司晨」，導致人名「只剩下

了音，失去了意」(白先勇，2001)。人名一般音譯，但音譯涵義豐富的雙關人名，在譯者往往是出於無奈。Lovell 參考了 Lyell 譯本，應該知道「小 Don」是人名雙關，卻採用了照搬不譯法(小 D → “D”)。這很可能和譯者追求譯文的流暢有關(不想用過多的註釋)，也可能譯者認為該人名雙關不甚重要而不譯，或因為翻譯困難而放棄¹¹。

總之，沒有一個譯者把三個人名雙關譯為雙關。人名雙關不易翻譯，但只要善於變通，仍有可譯的空間。霍克斯(David Hawkes)把《紅樓夢》人物嬌杏(「僥倖」)和霍啓(「禍起」)之名意譯為 Lucky 和 Calamity，即頗受贊許(王金波、王燕，2004，頁 55-56)。須要指出的是，人名意譯法主要適用於次要人物之名，這是因為：雙關人名大多詼諧有餘，莊重不足；文學作品中的主角，如果全用雙關人名，會失之輕佻。此外，還須考慮文類因素：人名意譯法較適合童書、喜劇等輕鬆有趣的讀物，用於魯迅小說這種經典作品，則宜謹慎為之。鑒於本文討論的三人均為次要人物，不妨試用意譯法，把「小 Don」、「趙白眼」、「趙司晨」分別譯作 Quei, Jr.、Zhao Sneerworthy、Zhao Wrongtimer。阿 Q 原本由阿 Quei 縮略而成，因此 Quei, Jr. 就是小阿 Q 即「小同」，譯文讀者或許能藉此瞭解人名背後的作者意圖。Sneerworthy、Wrongtimer 涵義顯豁，英文讀者看到人名，當能想見人物的品性和命運。不難看出，意譯法的缺陷是人名西化，不像中文名字，而且戲謔味太重，不太適合經典作品。不過，翻譯原本就是一門遺憾的藝術，有所得必有所失。

方言雙關不是雕蟲小技，雙關翻譯也絕非 Newmark (1988, p. 217) 所說的那樣「無關緊要」。方言雙關對譯者提出了特殊挑戰：譯者須先識別雙關，而後考慮怎樣翻譯。透過對〈阿Q正傳〉中若干方言諧音雙關及其英譯文的考察，我們發現：由於譯者不懂紹興方言，加之《魯迅全集》存在方言註釋缺失，譯者在方言雙關識別方面遇到很大困難，影響了譯文品質。另一方面，即便譯者識別了雙關，也不一定能夠或願意譯出雙關。這是因為：客觀上，雙關不易翻譯，既要傳達其雙重意義，又不改

變其形式結構，幾乎不可能；主觀上，譯者的翻譯觀大都趨向保守，不善變通，造成譯法過於傳統、單一（多為雙關譯為非雙關及編輯手段），譯文總體效果不佳。有時，譯者不想用註釋或認為某個雙關不重要，或因為翻譯過於困難，會避而不譯雙關。只要譯者不死抱「對等」觀念，謀求變通，雙關翻譯是可能的。除了本文討論的「詞語誤用譯法」、「視覺方言譯法」及人名意譯法，應該還有更多更好的譯法。此外，非雙關譯為雙關和零譯為雙關這兩種補償譯法，銳意進取的譯者不妨一試。

文學作品中的方言對一般的原文讀者及譯者構成很大困難，為此筆者建議，文學方言研究及註釋工作須有精通作品所用方言的專家參與；在翻譯方面，如重譯或新譯含有方言的中國文學作品，應讓懂作者方言的譯者負責翻譯，或至少請懂作者方言的專家為合譯者或語言顧問，如此方能保證翻譯品質。

註釋

1. 1956 年版《魯迅全集》（魯迅，1956，頁 489）註為：「麻醬」即麻雀牌，也是賭具；麻雀，俗稱「麻將」，這裏阿 Q 又訛成「麻醬」。該註把「麻醬」視同「麻將」，掩蓋了作者的文字遊戲意圖。
2. 1956 年版（魯迅，1956，頁 490）註釋同此。
3. 可在原註 Ah Q 前添加 unlettered。
4. 把 [sic] 替換為 [as was pronounced by illiterate Ah Q] 即可。
5. 從 Ma John 的腳註看，Lyll 不知「叉」/「搓」諧音，也即不知「叉麻醬」/「搓麻將」是方言諧音雙關。
6. Kowallis（1996, p. 154）指出，「Lyll 用一個細心學者特有的方式提供內容豐富、有時令人愉悅的腳註。」
7. 魯迅信手拈來「柿油黨」，無非因為「柿油」/「自由」在紹興方言裏諧音；柿子不能榨油，「柿油」自然不通，作者只是利用詞語誤用做文章，並不拿它當真。因此，譯者也不必拿它當真。
8. 據王爾齡、夏康達（1981，頁 201-202），「自由黨」是辛亥革命後成立的一個小黨派，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帶，前後存在 18 個月，後被袁世凱解散。
9. 原因如上：紹興方言沒有舌尖後音 zh、ch、sh、r。

10. 據裘士雄（1985，頁2），Lyle 曾寫信向紹興魯迅紀念館的工作人員求教。知道「小Don」是方言諧音雙關，應該是求教識家的結果。
11. Lovell（2009, p. xlv）坦承，「漢語與英語迥異，要想在英語中找到魯迅寫作風格及用法的文學對等物，這對我始終是一個挑戰」。

感謝詞

本文改寫自筆者哲學碩士論文第四章部分內容，投稿後又經大幅修改，在此特向筆者碩導潘漢光教授及兩位匿名審稿人致謝。

參考文獻

- 白先勇（2001）。翻譯苦・翻譯樂：《臺北人》中英對照本的來龍去脈（中）。**聯合報**，2001年1月1日。
- 孔昭琪（2004）。《紅樓夢》的諧音雙關。**泰山學院學報**，26（5），38-42。
- 魯迅（1956）。**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魯迅（1981）。**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聶鴻音（1987）。從諧音字和葉韻字論《紅樓夢》的基礎方言。**紅樓夢學刊**，2，271-280。
- 索弓（譯）（1995）。丸尾常喜原著。「人」與「鬼」的糾葛——魯迅小說論析。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裘士雄（1985）。**魯迅筆下的紹興風情**。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 汪寶榮（2008）。**魯迅小說中紹興方言英譯研究**。香港大學哲學碩士論文，未出版，香港。
- 王爾齡、夏康達（1981）。**魯迅作品難句解**。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王金波、王燕（2004）。論《紅樓夢》地名人名雙關語的翻譯。**外語教學**，25（4），53-57。
- 張南峰（2003）。Delabastita的雙關語翻譯理論在英漢翻譯中的應用。**中國翻譯**，24（1），30-36。
- Bantas, A. (1994). Names, nicknames, and titles in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ology*, 2 (1), 79-87.
- Cuddon, J. A. (1998).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 Delabastita, D. (1996). Introduction. In D. Delabastita (Ed.), *Wordplay & translation* (pp. 127-139). Manchester: St. Jerome.

- Delabastita, D. (1997). Introduction. In D. Delabastita (Ed.), *Traductio: Essays on punning and translation* (pp. 1-22). Manchester: St. Jerome.
- Delabastita, D. (2004a). Wordplay as a translation proble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In H. Kittel, A. P. Frank, N. Greiner, T. Hermans, W. Koller, J. Lambert, & F. Paul (Eds.), *Übersetzung. Translation. Traduction* (Vol. 1) (pp. 600-606).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Delabastita, D. (2004b). Literary style in translation: Wordplay. In H. Kittel, A. P. Frank, N. Greiner, T. Hermans, W. Koller, J. Lambert, & F. Paul (Eds.), *Übersetzung. Translation. Traduction* (Vol. 1) (pp. 870-874).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Henry, L. (1995). *The fiction dictionary*. Cincinnati, Ohio: Story Press.
- Kowallis, J. (1996). Review: Interpreting Lu Xu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8, 153-164.
- Lovell, J. (2009). Acknowledgements. A note on the translation. In X. Lu, *The real story of Ab-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J. Lovell, Trans.) (pp. vii; xlv-xlv). London/New York: Penguin Books.
- Lu, X. (1941). *Ab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 (C. Wang,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u, X. (1960). *The true story of Ab Q* (H. Yang & G. Yang, Tran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Lu, X. (1990).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W. A. Lyell, Tra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Lu, X. (2009). *The real story of Ab-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J. Lovell, Trans.). London/New York: Penguin Books.
- Määttä, S. K. (2004). Dialect and point of view: The ideology of translation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in French. *Target*, 16 (2), 319-339.
- Manini, L. (1996). Meaningful literary names. Their forms and functions, and their translation. In D. Delabastita (Ed.), *Wordplay & translation* (pp. 161-178). Manchester: St. Jerome.
- Newmark, P.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London: Prentice Hall.
- Walpole, J. R. (1974). Eye dialect in fictional dialogue.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25(2), 191-196.